

余若薇和黃之鋒反目 反對派爭選票矛盾激化

高天問

黃之鋒向公民黨及民主黨開火，罵盡反對派政客抽水之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終於按捺不住，向激進政黨和學生組織還擊，余若薇總結「佔中」失敗的教訓，指學生們「拋開政黨」，是失敗的罪魁禍首。這說明反對派在明後年的選舉上各不相讓，為爭奪票源不惜撕破臉皮，大打出手。

近日，《蘋果日報》訪問余若薇，發表題為「推動民主不能靠自發 須政黨配合」的訪問。余若薇說：「民主運動是否應有組織或團體領導？其間有市民甚至不滿學聯等主導運動，在金鐘佔領區拆大台。」這等同揭開學聯和「學民」不得人心的瘡疤。余若薇「講出」「佔中」的敗因，把責任推到學聯和「學民」的頭上，說「今次運動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有佔領人士表明不信任政黨，認為政黨只是「抽水」，同時亦有人公開反對領導運動的學聯及學民思潮」，「無人駕駛下的運動未必有成效」。余更提醒各界在新一輪運動展開前反思：「有大會、有大台、有糾察、有組織，咁你個運動點持續？」她開出了一條「藥方」：「推動民主不能靠自發，須政黨配合」。其意思是：學聯和「學民」爭住做領導人，還說全民運動，不需要領導人，不需要核心力量，不需要政黨。結果，「佔領運動」大失民心，學聯和「學民」應該要負責。你們不負責，就不要再企圖當領導，不要指揮政黨「辭職公投」。現在「雨傘革命」搞砸

了，就是因為沒有政黨領導的結果，如果有政黨領導，情況就大大不同。

公民黨圖金蟬脫殼 洗脫「佔中」亂港責任

余若薇身為美國人挑選的香港「民主女王」，擺出一副「泛民主派」的架勢，總結「雨傘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其實，這也暴露出反對派內心的徬徨和士氣低落。各種民意調查包括反對派自己的內部調查，都認為主流民意並不支持「佔中」，因為這是違憲違法的行為，香港人一貫遵守法治，不會支持。更重要的是，運動傷害到香港市民的利益，癱瘓香港的經濟和商業運作，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破壞港人安居樂業的環境，這一定會大失民心。現在大禍已經闖下，公民黨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羊。學聯和「學民」一意孤行升級「佔領」行動，發動包圍和衝擊政府總部的暴力行動，在反對派內部引起眾怒，把責任全部推到學聯和「學民」身上，公民黨和民主黨就可以金蟬脫殼，完全洗脫組織和策劃「佔領」行動的責任。

不過，余若薇總結「雨傘革命」的講話，立即遭到激進派在網上的圍剿。在高登討論區，有激進派的「憤青」表示：「我一向好尊敬余大狀，但今次佢係咪short咗呀？民主運動仲靠呢班矯情泛民配合？」有激進派學生說：「只怪佢哋係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不食人間煙火」，更質問：「點解釋雨傘運動全盛時期係靠群眾自發？事實上係政黨唔願意配合我哋。」

激進派最不满意的是，公民黨逼學生衝鋒陷陣，逼學生去死，自己卻沒有參加所有的衝擊行動，躲藏起來。激進派認為，公民黨曾公開說：「這是群眾自發的運動，全民都發動起來了」。到了撤退的時候，他們又公然抽水，突然浮出水面，選擇「被捕」，公民黨人有講有笑，還拿出手機玩「自拍遊戲」，在電視前面成為政治明星，搶盡鏡頭。

有激進學生更在網上貼出余若薇八月份發表題目為「學界聲音不容漠視」的文章，文中大力讚揚學生的自發行動。余若薇曾說：「得不到公平對待的年輕一代不會就此罷休，只會更為躁動不安，甚至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余若薇惡毒的挑撥離間，煽動學生仇恨、攻擊政府，做「佔中」的炮灰，為政黨火中取栗。當時反對派政黨不斷吹捧青年學生為「革命的動力」，要製造機會讓學生領導包括「佔中」等激進的社會運動，「而政黨在後面支持和配合就可以了」。

現在余若薇總結「佔中」失敗的教訓，卻指學生們「拋開政黨」，是失敗的罪魁禍首。

票源爭奪戰更趨白熱化

原因很簡單，公民黨和民主黨對明年和後年的選舉形勢相當悲觀，他們明白已經得罪了廣大選民。現在唯一的「補鑊」辦法是嫁禍於人，好證明他們與「佔領」行動的暴力衝擊無關，損害市民利益的是學聯和「學民」，不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好欺騙選民繼續將選票投給他們，而不要投給學聯和「學民」。

學聯和「學民」認為公民黨和民主黨沒有承擔，在警方清場的時候，這兩個政黨首先收回物資，又攻擊學聯和「學民」採取暴力行動，令運動無以為繼。相反，人民力量、社民連則始終站在學聯和「學民」一邊。所以，岑敖暉、黃之鋒決定向區議會選舉進軍，選擇社民連作為投靠的對象，將為人民力量、社民連站台助選。這就是說，學聯、「學民」要向公民黨和民主黨反戈一擊，把所謂「40萬首次登記做選民的學生票」，投向激進政黨那一邊。

余若薇和黃之鋒的互相對罵，說明反對派在選舉問題上各不相讓，為爭奪票源大打出手。余若薇說：「往後的運動除咗咗政府犯錯，你自己更唔可以犯錯，你一犯錯就會失民心，民意就會去咗另一邊。」使到岑敖暉、黃之鋒更加憤怒，今後的票源爭奪戰，更加白熱化。

中國從來沒有違反《聯合聲明》

黃容根 全國人大深圳培訓基地、深圳人大幹部培訓中心客座教授

中英《聯合聲明》是我國有份簽署的國際條約，在我們強調《憲法》和《基本法》是香港依法施政的根據時，有人乘機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指摘我國揚《基本法》抑《聯合聲明》。其實，中英《聯合聲明》是經兩國外交代表於草簽後各自提交本國議會（我國是全國人大會議，英國是上、下議院）表決通過後，才由兩國總理/首相正式簽署的文件，中國無必要、亦從來沒有違反《聯合聲明》許下的諾言。

對待《聯合聲明》光明磊落

我國對待《聯合聲明》的態度是光明磊落的。英國在香港回歸後已對香港沒有治權和監察權的提法是符合國際法和憲法的，但不等於在香港沒有「利益」和「特權」。因為《聯合聲明》正文及其附件一，白紙黑字列出了英國在香港回歸後可持有多項「利益」，有些甚至用「照顧」字眼來描述，其實就是「特權」的體面語。

正文第三（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各政府部門可以聘請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或某些公職。」附件一第四段對此列出了具體說明。

正文第三（九）條：「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

附件一第十一段：「聯合王國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總領事館。」

以上數項，雖然同時亦述及「其他外籍人士」和「其他國家」，但從英國領銜、其餘泛稱的排列方式，猶如戲院廣告，執主角孰配角，一見即曉。

大家可以見到，回歸以後，除了一批由港英政府過渡到特區政府的英籍人士外，不乏有新聘的英籍人士加入為特區的公務員和擔任公職。例如，現任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教授，是去年從英國聘請而來。筆者作為漁民工作者，回歸後經常接觸到一些指揮着一眾華籍警員的英籍水警警司和督察，他們或許是受到「照顧」而來，但如能盡忠職守、秉公處事而表現卓越者，同樣得到部屬擁戴和陞遷，如能做到維護海上治安和漁民生產安全，漁民亦無不敬重。

英國自招其辱

英資的匯豐和渣打銀行，於回歸後依然是香

港的發鈔銀行，至今未有任何一間中國或外國銀行取而代之或分薄其倆地位（香港中銀是在回歸后才成為發鈔銀行）。不言而喻，英國在港的經濟利益是受到充分照顧的。

最近發生的「佔中」事件，筆者才知道警方的催淚彈原來也購自英國，而且售價不菲，可能也是屬於受照顧的經濟利益之一。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早已駿業宏開。至於最近因冷待一班打着龍獅旗前來「歸順」的黃皮膚激進人士而受到衝擊，亦受到特區警察保護，那是題外話了。

一般情況下，兩國締結條約，如有涉及利益的條款，特別是經濟利益，理應互惠互利，即是說，我給你甚麼，你也應給我甚麼，但我國沒有在《聯合聲明》提出諸如在英國本土開設發鈔銀行的要求，表面看是我國讓了利，但如同時一閱《聯合聲明》開場白一段文字，就會明白我國這樣做，是出於可以妥善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有助於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無損互惠互利原則。

以上可見，在履行《聯合聲明》條款的問題上，我國對得住英國有餘，英國即使有意見，亦只能按國際慣例，透過外交途徑表述，但英國卻身在福中不知福，偏要到香港調查《聯合聲明》所無的普選問題，當然被我國斷然拒絕，並非我國有意侮辱英國，而是英國自招其辱。

回歸以來外部勢力對香港的影響

安 然

香港獨特的政治、經濟地位，特殊的地緣因素，決定了外部勢力對香港事務的關注甚至干預在所難免。回看香港回歸17年來經歷的重大政治、社會事件，如基本法23條立法風波，圍繞政制發展問題的爭議涉及「五區公投」、「佔領中環」行動等，以及近年的反對國民教科行動，均受到美、英、歐等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關注」，他們以促進香港民主進程和捍衛人權的名義，通過多種方式介入，利用香港問題，單獨或聯合向中國施加強壓力。

一、通過不同層級的會面密切往來，宣傳推銷其政治理念。

香港作為一座國際性城市，又曾與英國有傳統歷史關係，與英美等國的往來實屬正常。但如果本來正常的交往突然加上「政治因素」，成為「政治施壓」或「政治炫耀」的工具，那交流就變了味道。

2014年2月，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羅伊斯率團訪港，閉門會見李柱銘與「香港2020」發起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2014年4月，副總統拜登在美國白宮「偶遇」前來訪問的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至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官員，更是與香港反對派人士交往頻繁，溝通順暢。倒是建制派一邊，基於這樣那樣的顧慮，很少主動交往。

2014年5月，香港媒體曝出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與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夫維茲在遊艇密會，後者還介紹黎去緬甸投資「閩錢」等。

實際上，香港的一些反對派人士不僅主動聯絡美國等國際勢力，還與鄰近的台灣「台灣」勢力互動密切，在此次「佔中」謀劃過程中，

黎智英向「台獨」人士「取經」，用於香港的「民主」抗爭。

二、通過發表聲明、公佈報告等方式主動評論香港事務。

英、美、歐自香港回歸的1997年開始，每（半）年發佈有關香港的報告，不僅關注與香港的關係，也留意香港內部情況的發展。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的年度報告止於2006年。不過，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每年發佈的中國人權報告以及其他一些部門的報告中，還是會專門提到香港問題。

最近，美國國會議員推出新的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謀求在國會進行辯論和通過。新法案對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作出更新，要求總統在給予香港任何新的優惠前都要評估和核實香港是否擁有足夠的自治。

三、積極尋找、培養代理人，促進香港公民社會發展。

在培育香港的公民社會方面，美國一直是「放長線釣大魚」。它不僅通過香港的政治、社會事件發現、培養新鮮力量，而且通過課題研究、講座、培訓等盡可能掌握，引導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方向。

2012年，香港爆發反國民教科大遊行、靜坐等活動，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表現「突出」，很快被美國勢力發現，並延攔「麾下」，着力培養，細心至不僅招待黃的父母，而且探討黃的學業前途。2013年「佔領中環」提出後，黃之鋒帶領「學民思潮」的表現「可圈可點」，而「佔領運動」最終在香港爆發和延續，黃亦「功不可沒」。

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包括被媒體披露較多的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長年資助香港的某些攻圍、機構等，進行有關保護人權、擴大勞工權益的研究，還通過政黨、大學等機構舉辦公開技巧與選舉培訓，鼓勵青年人參與公共事務等，其中NDI專門設有香港項目，它積極與香港的各類團體合作，進行有關香港情況的基礎性研究，從多個方面挖掘、培育港人的公民社會意識。

四、重視「潛移默化」的輿論戰。

目前，香港有近百家外國媒體機構和記者站，如《亞洲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之音（VOA）、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英國廣播公司（BBC）、《金融時報》、路透社等，他們除在日常新聞報道中宣揚西方價值理念外，還在香港發生重大事件時充當官方聲音的放大器，或提供版面供「知名人士」撰寫文章。

2013年1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的概念，企圖以癱瘓香港金融中心的方式「脅迫」中央給予香港所謂的「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在其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香港圍繞政改和「佔中」的討論異常激烈，從英國的外交國務大臣施維爾到英國首相卡梅倫，從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到美國總統奧巴馬，他們均對香港的普選問題，「佔領」行動發表看法。在今年G20會議上，奧巴馬還專門提到「佔中」，稱港人正在「為自己的普世權利發聲」。

外部勢力對香港內部事務的介入不僅令很多香港的內部事務變得複雜，加大社會對立氛圍，而且令香港逐漸走到大國博弈的前沿，在國家利益面前，很有可能受到本來不必要的「損傷」。在美英等西方勢力一次次「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的過程中，中央開始重新審視香港的地位，「一國兩制」的實踐情況，乃至香港未來的民主模式。中央擔心香港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用來對付中國的「橋頭堡」。早在2010年美國調任楊楚棣擔任駐港總領事時，中國內地就出現要警惕港版「顏色革命」的呼聲。此次「佔中」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中央的擔心。可以預計，今後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還將面臨更多的挑戰與考驗。由於外部勢力的「密切關注」，尤其是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過多評論，亦令香港的政制發展變得十分複雜。（本文轉載自12月《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啟事

因元旦假期，論壇版於1月1日停刊，敬希垂注。

食飽無憂米的周永康無羞恥之心

美恩

日本須正視侵略歷史

顏汶羽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觀塘區議員

被傳媒揭發家境富裕、衣食無休的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訪問中直指，家境富裕令他無後顧之憂，自覺更有責任貢獻社會，「有這種保護及支持，可以承受多些（壓力），無理由不走出來」。當被問及能否了解現今年輕人面對前路的掙扎時，他反而認為出身背景不重要，最重要是同理心云云。

聽見周永康說自己有同理心，不禁無名火起。所謂同理心（Empathy），又叫換位思考，根據「維基百科」解釋，同理心是指站在對方立場設身處地思考的一種方式，即是在人際交往過程中，能夠體會他人的情緒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場和感受，並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處理問題。以筆者的個人理解，同理心大概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個字作為概括。

遺憾的是，身為學聯秘書長的周永康，在整整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中，只能顯示他自己無後顧之憂，食飽無憂米，不食人間煙火，與社會脫節的一面，至於連小學生都懂的「同理心」，筆者卻從不認為周永康具有這項優點。他有的大概只是貪心、黑心、窩囊的心和自私的心，他所欠缺的不僅是同理心，還有羞恥的心。

周永康貪心：他為了一己政治目的，竟然要推翻人大8月31日有關本港政改的決定，並且以所謂「公民提名」（僭建）基本法。他更高喊特首梁振英下台，不滿足於政府「政改三人組」答允學聯向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以及成立多方面平台，而妄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闖京」搞事；他不懂見好就收，得寸進尺，看見各大民調出現民意逆轉反對「佔中」，依然「死牛一邊頸」，策動「佔領」政總行動，導致更嚴重的警民衝突，更多警民受傷。

周永康黑心、窩囊：在數日前的一輯有線電視訪問中，周永康親口說「『佔領』後期，學生體力和精神上都變得繃緊，『基本上快崩盤』，故在後期決定包圍政總，讓只期望行動升級的人看到，這類行動『未如理想』，來反證行動需要更『多元』，而非一味以『升級』為主軸。」周永康知道「佔總」一役絕無勝算，並且相當危險，故此煽動學生去充當「爛頭卒」，自己則以「大局為重」，以「怕大台被拆去」為藉口，退居二線的安全地帶。

周永康自私：他為了一己政治目的，不惜置香港於水深火熱之中，「佔中」堵塞交通，影響民生，打擊百業，損害經濟，令民心忐忑，社會撕裂，關係緊張，旅遊萎縮，破壞香港一貫賴以繁榮、引以為傲的法治基石，使香港國際形象受到損害，凡此種種，都是周永康帶給香港社會的所謂「貢獻」。

周永康無羞恥之心：周永康將「貪心」、「黑心」、「窩囊的心」，以及「自私的心」發揮到「淋漓盡致」，卻反指自己有着同理心，令人相當氣憤。食飽無憂米的周永康，不知民間疾苦、不知搵食艱難而肆意搞事，不懂得談判技巧、不曉得知所進退，卻偏要死充「大頭鬼」去代表學聯，導致香港「雞毛鴨血」，他不識時務卻不自量力，所欠缺的，正是一顆羞恥的心。

1941年12月，日本已經全面展開侵華的瘋狂行動。當月，日本軍隊正式進攻香港，香港隨後淪陷。無數港人從1941年12月25日「黑色聖誕日」開始，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治時期。

雖然距香港淪陷，至今已經過73年，但港人的傷痛是不會忘掉的，因為日本政府一直用盡不同手法，歪曲、美化甚至否認二戰期間的各種侵略暴行，更拒絕對受害人作出正式的道歉及合理的賠償。

日本政府多年來未有汲取戰敗教訓，更透過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侵佔釣魚島，以至否認日軍強徵慰安婦的「河野談話」，暴露了日本政府執迷不悟及復辟軍國主義的意圖。日本政府窮兵黷武的舉措已導致鄰國及民眾深感不安，亦令日本國民不滿，引來萬民遊行抗議，甚至有人不惜以自焚方式抗議修改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大出兵動武的機會，為軍國主義復辟開路。

民建聯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對過往二次大戰的侵略行為承擔責任，承認錯誤，對有關受害者作出合理賠償，包括兌回二次大戰時在香港發行的所有軍票。實際上，有不少大戰戰敗國都勇於承擔責任，努力修補與被侵略國家關係。

日本政府更應公開作出承諾，徹底放棄軍國主義，停止軍事擴張，消除對東亞地區安全的任何威脅，以免東亞地區經常在惶恐當中，令軍事競賽不斷持續。

日本應尊重中國主權，拆除釣魚島上所有侵犯中國主權的設施及標誌，公開承認釣魚島為中國領土，以免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壞中日關係。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要正視歷史事實，盡快修正篡改歷史的教科書，以免日本市民一代又一代在錯誤中學習和成長，將誤導性資訊當成真相。